

過年，充滿愛

祝之



年年過年，有些人認為一定要大鑼大鼓，熱鬧異常才行；有些人卻嫌嘈吵，要遠遊他方「避年」。情人節，公曆二月十四日，今年這日子，遇上了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除夕的前一天。筆者走在街上，所見三個畫面，為之動容。

路過一個店子，看到櫥窗內有兩個盜器公仔，立時被吸引了，停住腳步，凝神看着，最後更買了回家，放在書桌上。眼睛是靈魂之窗，圓眼睜開，才顯得美麗。面前的老夫妻公仔，都閉上了眼睛，卻美麗無比。

搭港鐵去，見到一位中年婦人，她兩隻手閒不下來：一隻手拿着一束黃菊，另一隻手拿着一大紮包着紅紙的唐芹，即中國芹菜，眼睛只注視着手中物品，人匆匆走下港鐵的扶手梯。沒多遠，又見另一位老婦，也是兩手拿着一袋二袋的賀年物品，有劍蘭，有生菜，也像前述中年婦女一樣，急匆匆，眼睛無暇看周圍，只對手中物品呵護有加。

這三個畫面，告訴筆者一種社會現象：愛的信息。

盜器公仔穿戴的是古老服飾，各自斜坐在竹椅子上，閉眼，瞋睡，嘴角含笑，臉蛋泛紅。老夫手持扇子，一隻腳放在一隻鞋子上



▲閉目老夫妻公仔滿是愛

作者供圖

曾經的自行車年代

延靜



當今人們上下班，不少人是開車，儘管道路擁堵，他們寧願早出晚歸。國家發展之快，不可想像。但回憶三、四十年前，我們上下班，全靠兩條腿蹬自行車，不知現代人可會知曉。

我學騎車很晚，主要是母親不讓學，怕我這個獨子上路出事。其實那時，很多孩子從小就學會騎自行車，個子矮，踮腿騎。上大學，全班同學都會騎車，只有我一個不會，好不尷尬。我決心要學會騎車，恰巧碰上一位熱心的同學，於是借了一輛自行車，就在大操場上學起來。開始他在後面扶着，我蹬着車前進，後來他鬆了手，我也不知道，仍然圍着操場轉個不停。這時他高興地說：「差不多了，再練練可以上路了。」初步掌握後，我為了提高熟練程度，就騎車在校園裏轉，轉得差不多了，後來就硬着頭皮上了馬路。一天我騎車回家，把母親嚇了一跳，她知道攔着我騎車已不可能，於是千叮萬囑咐一定要當心。

那個年代，公車不發達，地鐵還沒有建，無論男女，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騎自行車，不僅上下班，出門辦事，買東西，也是騎車。記得一位外國人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次日起來拉開窗簾，看到長安街上自行車的洪流滾滾通過，驚訝不已。這就是當年中國的國情，與自行車為伴。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好不容易買了一輛新自行車。說來有趣

面，老妻手上什麼也沒有。二人自得其樂，很放鬆的模樣。我想，老夫妻閉眼，是在回望昔日他倆生活上溫馨的點點滴滴，想一下彼此的優點，很滿足，再沒有要求，再沒有遺憾，不用片言隻語，不用扭扭捏捏，已經樂不可支——沒有誰比他們更幸福！

年廿九，香港的年宵花市如火如荼，在自己居所附近，總有年宵花市，也總有街市，何愁買不到所需賀年物品，買得要搭車，旁人看着總覺「何其麻煩」。估計是前述兩位婦人不約而同看中了同一個跨區年宵花市和街市，覺得比自己本區的要好，也就不辭勞苦，搭車遠道購物。芹，諧音「勤」，希望家中孩子勤勤懇懇；生菜，「生財」也，但願家人富足；菊花花語為吉祥、長壽；劍蘭寓意福祿、富貴。兩位婦人的行藏舉止，蘊含着對家人的愛。

平凡的畫面，顯出了不平凡。過年，大鑼大鼓，噪音大作，勢必掩蓋這些靜物畫表達的愛；遠遊他方「避年」，也定然錯過靜物畫愛的啓示。

過年，原來可以這樣細味周圍的歡欣，由近及遠，家人、鄰居、朋友，認識的和認識的，都不難從中感受得到，只要有心。獅子山下，如果多一些人人認識這種情懷，社會必然多一分和諧。如此，每天都可以是春節，每天都可以是情人節。

時尚同學會

小冰



這些年流行開同學會，假如一個同學會搞得像嘉年華似的盛大，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一位同學的媽媽曾經對女兒說：「你們的同學會，開得比我們的黨委擴大會議還要隆重。」

在美國定居的同學和老師，在洛杉磯舉辦了一個同學會，赴會者來自太平洋的彼岸和此岸，成都、重慶、揚州、紐約、達拉斯、洛杉磯、明尼蘇達等。十幾天的聚會，以遊覽的形式出現，一頭一尾在洛杉磯，中途遊覽幾個風景區。我碰巧趕上聚會的最後那頓飯，便約了小妻去見大家，也算小小地彌補了遺憾。

同學見面，潛意識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我一下子認出了幾十年未見的他們，不是我的記性有多好，是我產生了異象，感覺時光在他們那裏好像靜止了。有兩位姓楊姓李的女同學，幾十年前怎麼漂亮，幾十年後還是怎麼漂亮，歲月在她們的臉上似乎沒留什麼痕跡。一位姓鄭的男同學讓人納悶兒，當年瘦瘦的，不怎麼說話，現在反倒

神采奕奕，談笑風生，臉上一絲皺紋不掛！時光對於他們，豈止是打住，簡直是倒退！

我們是改革開放初期，四川省首批經過專業訓練的旅遊從業人員。在祖國大門打開之初，我們給不曾有過旅遊概念的四川人，注入了休閒旅行的元素，接待了早年來華來川的外國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國人，沒有幾個能明白旅行觀光是怎麼一回事，能夠應付工作生活的人，已經算闊綽得很。那時候能從事旅遊業的工作，真是讓人羨慕。我們趕上了頭班車！

同學們的汗水，滴滴答答地流在成都兩地的酒店、學校、旅行社、旅遊交通、外事部門。大家從事導遊、教學、外事接待，以及景點、酒店、旅遊運輸的管理工作和服務工作。之後，同學們把步伐邁得更大更遠，有些邁向海外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堅守下來的，大都成了業界的中堅力量，企業家、旅行社老總、五星飯店老總、駐外使館、局長、校長、英語日語華語尖子導遊等等。事業的擔子在同學們的肩膀上沉沉地壓着，名字說出來都是響噹噹的，業績令人刮目相看。

似水流年，發展了事業的同學們也發展了家庭和生活，從當年單身一人到二人、三人、四人

，有的已經當上爺爺奶奶。來聚會，有人帶着孩子，看着成長起來的下一代，我們感到自己蒼老也在情理之中。男同學們大都還在發揮餘熱。女同學們已經先後退休，即便是在崗的，也只是當年的小妹妹。

相聚讓我們好夢重溫。分別三、四十年，同學們有好多話要說，有好多往事要緬懷。學生餐廳是我們的集體回憶，有人堅持說，最好吃的是包子而不是炒菜；有人追憶第一次相識時，雙方如何尷尬；還有人直接表達當年的遺憾。諸如此類的描述，放電影似的，美極了。

有些鏡頭已經支離破碎，要你一點我一點地重組。我們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於是片段清晰，情節擴大，首尾鏈接，場景重現，原來不清楚的，現在清楚了，同學們紛紛感嘆「原來如此」。說起學生時代的故事，大家青春重返，彼此感謝一起走過的美好時光。

世界這麼大，人生的道路這麼漫長，要做的事情這麼多，我們為什麼選擇了這個行業，沒有選擇那個行業，為什麼交了這些朋友，沒有交那些朋友，每一項說出來，都有其的道理。一頓飯，吃得大家終身難忘！

鄧芬——樂·藝雙全

鄧海超



在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史上，能音樂、藝術雙修而卓爾有成的畫家實如鳳毛麟角，而廣東畫家鄧芬（一八九四——一九六四）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鄧芬，字誦先、號曇殊、從心先生、二不居士等，廣東南海人，早年曾在多所學堂及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執教席，後參與廣東省美術展覽，以廣東「國畫研究會」代表身份出席上海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並在一九三三年出任廣州市市立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教授。這些經歷奠下了他在藝壇上的地位。他也是一九二三年由黃般若、潘志中、趙浩公以振興傳統國畫為宗旨而創立的「癸亥合作畫社」；後於一九二五年改組為「國畫研究會」的核心分子。翌年鄧芬與鄧爾雅、潘達微等在港成立「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是廣東最具規模的國畫創作及研究團體。戰後鄧芬常寓居和活躍於粵港澳三地，專注於藝事。鄧芬為人放任疏狂，精擅書畫及曲藝，浪跡藝壇，留下不少軼事。

鄧芬擅於音律及作曲撰詞，活躍梨園，也與多位名伶和劇藝界名人建立了深厚情誼，並扶掖了多位名伶。一九二六年，他撰寫其首本名曲《夢覺紅樓》，並繪有「夢覺紅樓圖」，一九二八年上海詠唱此曲，並錄成唱片。早在一九二四年，開始與名伶薛平海相交，並教他用腔方法和書畫，也為他打曲。鄧芬嫌「平海」一名不夠響亮，遂為他改藝名「覺先」，取意先知先覺。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薛覺先自任班主，組「覺先聲」劇團，兩人交往益密。一九四二年鄧芬、薛覺先、京劇泰斗梅蘭芳被迫參加日偽「廣州觀光團」，回港後三人在薛氏寓居「覺廬」合繪「歲寒三友圖」以明志。鄧、薛二人交往一直不輟，直至一九五六年薛覺先病逝羊城，鄧芬於其悼念集撰文《我與薛覺先》悼念摯友。

有一次，鄧芬在香港武夷茶樓偶然聽到名伶小明星的歌聲，拍案叫絕。小明星本姓鄧，名曼薇、原籍南海，於是後來兩人便以兄妹相稱；後更把自撰自唱的《雍門別意》及《遊子驪歌》相贈。一九三五年，居於香港九如坊的曲壇新秀徐柳仙在澳門登台。鄧芬得有機會聽到徐柳仙歌音，嘆為奇才，於是《夢覺紅樓》相贈。據說鄧芬是在煙榻上向徐柳仙傳授此曲，一晚以兩句為限，並與之打譜拍和。其後歌林唱片公司為他灌錄唱片，一曲成名，也奠定了徐柳仙以「柳仙腔」馳騁梨園的聲譽。鄧芬曾繪「寫夢圖」描畫此一軼事，有徐柳仙小像及於煙榻上向徐氏傳授此曲的描繪。圖中也輔以城市山水



▲鄧芬《洗馬圖》，一九四〇年，贈名伶任劍輝夫婦黃蘇之作，香港碩齋藏。作者供圖



▲鄧芬《布袋和尚圖》，一九五四年，贈畫家楊善深之作。作者供圖



▲畫家鄧芬存影，攝於有一「塘西風月」之稱的西環石塘咀。作者供圖

為背景和時人遊園酬唱的場景。香港淪陷時期，多位名伶避地濠鏡（澳門古稱）。名伶和粵劇界人士任劍輝、白雪仙、觀次伯、歐陽儉等在澳門成立「新聲劇團」，鄧芬經常捧場，後更收任劍輝為誼女，並曾繪一幀「洗馬圖」贈予其前夫黃蘇。他常流連於以前有「塘西風月」之稱的石塘咀一帶的太平戲院、陶源酒樓、金陵酒家等。晚年居港後，常流連於避風塘歌艇唱和，對後輩多所提挈，其中有司徒珍、司徒玉兩姊妹，為之撰曲度腔，並引介由曲藝界名人馮華的「今樂府」歌座和其他歌座演唱，也以畫作饋贈司徒姊妹。

在畫藝上，鄧芬於人物、花鳥、動物各畫科無不精擅，尤以羅漢、美人，仙佛人物如鍾馗、東方朔、麻姑等，雀鳥、蓮荷及畫馬見稱。由於他常流連於歌台舞榭，細細觀察

了優伶舞女的非姿體態和做手，也移用在他為人樂道的美人畫中。樂舞蹁躑、美人娉婷；人物線條勾勒用筆流暢、設色雅麗，亦具現代精神，體現了鄧芬人物畫的獨特風格和卓越成就。其外孫劉季先生藏有多幀鄧芬的白描手稿，描繪了美人撫琴弄簫、調弄琵琶、翩然起舞、採蓮遊園的情景，可資參考。他描畫仙佛羅漢，多以南亞人士面相為藍本，鬚髮眉目勾勒細緻入微；亦有以率意筆法為之，行筆流逸。來港後他常寫真山水及避風塘酬唱風光，風格疏淡奔放，富於寫生意韻。他亦間繪雀鳥，用筆簡逸即能捕足雀鳥姿態神情，有「三筆雀」之稱譽。

鄧芬在港的生活常得前書畫裝裱商九華堂、太乙樓主人劉少旅，文聯莊主人李昆祥及名人霍寶材（前廣東銀行總經理），歐振雄、歐陽麟及澳門名人崔德琪等贊助委約作畫，以補助其放浪不羈、浪漫藝園的生活。他也與名畫家張大千、趙少昂、楊善深、簡琴齋、李研山等談藝論道，留下藝林佳話。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間，鄧芬抱恙，其間吟詠有詩句「他年若過黃鐘畔，生死交情到古今」，意境蕭索淒楚；又向友人出示詩作「積月痴眠舊奮臂，支床病骨勝靈龜；親恩如何百身贖，老死何須續命絲。」的辭世詩。「人生七十可稀奇、所題從心感自欺；蓋我百年稱上壽，覺來春夢幾多時」——鄧芬紅塵夢醒，辭別人世，讀之令人緬懷前輩、唏噓不已。

大牌檔的由來

過來人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街頭飲食文化相當盛行，幾乎在每一區的街頭巷尾，都會開設供應各式各樣本土地道食品之「大牌檔」，其顧客對象都是社會上的勞苦大眾，因此食物的價錢都會相當廉宜，抵食夾大件，但並不表示食品沒有水準，很多當年的「大牌檔」更因為夠鐘氣而受到社會上層人士賞識，成為香港美食天堂的特色，不少官商名人也願意放下身段光顧。

今天，很多人會將「大牌檔」誤稱為「大排

檔」，其實，根據歷史記載，前者方為正確名稱。早在一八四七年開始，港英政府便設立小販牌照。一九二一年，政府將小販分成固定小販牌照和流動小販牌照兩種，前者稱「大牌」，後者稱「小牌」。一九五〇年，發出固定牌照及「熟食固定攤檔」被二合為一，發出「大牌」和「小牌」牌照，相比路邊攤檔，大牌檔的牌照是一張大紙，需要裱裝起來，掛在當眼位置，因而稱為「大牌檔」（意謂擁有大牌照的檔口）。當時的「大牌檔」部分是港英政府為了安撫戰爭中傷亡公務員的家屬，增加就業機會而發出。這類攤檔近似一個方形鐵皮屋，裏面有煮食爐具。營業時，店主會擺出數張可摺疊的桌椅，晚上收爐時，店主會

用木板、鐵皮將這家路邊小店遮蔽，以防盜賊。早年大牌檔集中在港島中上環、灣仔一帶，亦令這些區域成為發祥地。在一九八〇年代香港進行市區重建時，不少大牌檔的牌照被收回，部分因此結業，部分遷入店舖，例如原址灣仔克街的再興燒臘飯店、中環廣源西餅的鋪址以至九記牛腩，均源自大牌檔，今天已成為香港著名食府。

一九七二年，政府推行十年建屋計劃，由政府興建廉價公營房屋，而新建的屋邨內都會設置俗稱多菇仔的熟食店舖，經營方法與大牌檔相似，但多固定在指定位置，因此人們仍然習慣稱之為「大牌檔」。